

## 《教坊记》 唐 崔令钦

西京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历多善歌，左多工舞，盖相因习。东京两教坊，俱在明义坊中。右在南，左在北也。坊南四门外，即苑之东也，其间有顷余水泊，俗谓之月陂。形似偃月，故以名之。

妓女入宜春院，谓之内人，亦曰前头人。常在上前，若其家犹在教坊，谓之内人家。敕有司给赐同十家，虽数十家，犹故以十家呼之。每月二曰十六曰，内人母得以女对，无母则姊妹若姑一人对，十家就本落余内人并坐内教坊对，内人生曰则许其母姑姊妹等来对，其对所如式。

楼下戏出队，宜春院人少，即以云韶添之，云韶谓之宫人，盖贱隶也，非直美恶殊貌，居然易辨明。内人带鱼，宫人则否，平人女以容色选入内者，教习琵琶三弦箜篌箏翟贿，谓之弹家。

开元十一年，初制圣寿乐，令诸女衣五方色衣，以歌舞之。宜春院女教一曰，便堪上场，惟弹家弥月乃成。至戏曰，上令宜春院人为首尾，弹家在行间，令学其举手也。宜春院亦有工拙，必择釉贿为首尾。首既引队，众所属目，故须能者，乐将阕，稍稍失队，余二十许人舞曲终，谓之合杀，尤要快健，所以更须能者也。

圣寿乐舞衣襟皆各绣一大窠，皆随其衣本色制就幔衫。下才及带，若短汗衫者以笼之，所以藏绣窠也。舞人初出乐次，皆是幔衣，舞至第二叠，相聚场中，即於众中从领上抽去笼衫，各纳怀中。观者忽见众女咸文绣炳焕，莫不惊异。凡欲出戏，所司先进曲名，上以墨点者即舞，不点者即否，谓之进点，戏曰，内会出舞。教坊人惟得舞伊州五天重来叠不离此两曲，余尽让内人也。垂手罗回波乐兰陵王春莺半社渠借席乌夜啼之属，谓之软舞，阿辽柘枝黄{鹿章}拂林大渭州达摩之属，谓之健舞。

凡楼下两院进杂妇女，上必召内人姊妹入内赐宴。因谓之曰：“今日娘子不须唱歌，且饶姊妹并两院妇女。於是纳妓于两院歌人更代上舞台唱歌。内妓歌，则黄幡绰赞扬之，两院人，歌则幡绰辄訾诟之，有肥大年长者即呼为屈突干阿姑，貌稍胡者，即云康太宾阿妹随类名之，标弄百端，诸家散乐，呼天子为崖公。以欢喜为蚬斗，以每曰长在至尊左右为长入。

箸斗裴承恩妹大娘善歌，兄以配竿木侯氏。又与长入赵解愁私通，侯氏有疾，因欲药杀之。王辅国郑衙山与解愁相知，又是侯乡里，密谓薛忠王琰曰：“为我语侯大兄，晚间有人送粥，慎莫吃。”及期，果有赠粥者，侯遂不食。其夜裴大娘引解愁谋杀其夫，衙山愿擎土袋，灯既灭。衙山乃以土袋置侯身上，不压口鼻，其党不之觉也。比明，侯氏不死，有司以闻，上令范安穷究其事，於是赵解愁等皆决一百。众皆不知侯氏不淹口鼻而不死也，或言土袋绽裂

故活，是以诸女戏相谓曰：“自今后缝压婿土袋，当加意夹缝缝之，更无令开绽也。”

坊中诸女，以气类相似，约为香火兄弟。每多至十四五人，少不下八九辈，有儿郎聘之者，辄被以妇人名号。即所聘者，兄见呼为新妇。弟见呼为嫂也。儿郎有任宫僚者，宫忝与内人对。同曰垂到内门，车马相遇，或褰车帘呼阿嫂。若新妇者，同党未达，殊为怪异，问被呼者，笑而不答。儿郎既聘一女，其香火兄弟，多相奔，云学突厥法，又云我兄弟相怜爱，欲得尝其妇也。主者知，亦不妒他，香火即不通。

苏五奴妻张少娘善歌舞，有邀迓者，五奴辄随之前。人欲得其速醉，多劝酒，五奴曰：“但多与我钱，契锤子亦醉，不烦酒也。”今呼鬻妻者为五奴，自苏始。

范汉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开元二十一年，出内，有姿媚而微愠羝。（谓腋气也）

### ○曲名

献天花度春江绕殿乐夜半乐贺圣朝春光好和风柳众仙乐泛舟乐破阵乐奉圣乐迎春花美唐风大定乐抛球乐还京乐千秋乐风楼春透碧空龙飞乐清平乐天下乐泛龙舟负阳春巫山女庆云乐放鹰乐同心乐泛玉池帝台春绕池春柳青娘浣溪沙隔帘听想夫怜乌夜啼河渚神醉思乡当庭月皇帝感定风波八拍蛮映山红满园春杨柳枝浪淘沙恨无媒别赵十墙头花二郎神太边邮思帝卿恋情深木兰花芳草洞献忠心长命女柳含烟撒金沙望梅花忆赵十摘得新醉乡游太白星归国遥忆汉月更漏长守陵宫卧沙堆武媚娘杨柳纱窗恨望江南念家山北门西醉花间剪春罗感皇恩忆先皇燕萨蛮临江仙怨黄沙二韦娘倒垂柳金蓑岭好郎君红罗袄煮羊头灯下见会佳宾恋皇恩圣无忧破南蛮虞美人遐方怨怨胡天牧羊怨一捻盐留客住繚踏歌南天竺感恩多团乱旋曲玉管后庭花武士朝金阙玉搔头苏幕遮送征衣扫市舞阿也黄离别难天外闻定西番长相思喜春莺倾杯乐西河狮子掺工不下鸚鵡杯游春苑送行人风归云劫家鸡喜长新加皇化荷叶杯西江月大献寿谒金门西河剑气麦秀两歧路逢花黄钟乐望梅愁罗裙带绿头鸭羌心怨五云仙感庭秋拜新月鹊踏枝巫山一段云怨陵三台金雀儿初漏满诉衷情阮郎迷同心结下水船女王国满堂花月遮楼上行杯万年欢望月波罗门儒士谒金门水吟机见欢折红莲征步郎渔父引濮阳女下韵合罗缝朝天乐拂霓裳帝归京如意娘大明乐镇西乐七夕子朱查子洞仙歌喜秋天静戎烟普恩光苏合香木笄驻征游喜还京黄羊儿望远行金殿乐十拍子胡醉子太平乐大郎神三台恋情欢山鹧鸪看月宫泛涛溪游春梦兰陵王思友人南歌子措大子山花子长庆乐胡渭州上韵杨下采桑七星管宫人怨胡相问柘枝引小秦王唐四姐八拍子风流子水仙子喜回銮梦江南中韵大乐醉公子欢疆场广陵散留诸错花黄发放鸚乐鱼歌子吴吟子

绿钿子金钱子心事子得蓬子历刺子剑器子赞普子南乡子曹大子金娥子西溪子唧唧子绿腰甘州竹枝子胡蝶子M碓子镇西子狮子番将子大吕子引角子舍麦子剑阁子玩花子凉州泛龙舟天仙子沙碛子麻婆子北庭子女冠子回戈子南浦子队踏子多利子嵇琴子西国朝天薄媚采桑赤枣子酒泉子红娘子采莲子仙鹤子带竿子拨棹子水沽子毗砂子莫壁子大曲名贺圣乐千秋乐千秋子迷神子甘州子破阵子穆护子摸鱼子河满子化生子上元子胡攒子踏金莲伊州霓裳玉树后庭花平翻一斗盐断弓弦千春乐四会子寒雁子伴侣相驼逼羊头神碧霄吟龟兹乐安公子又中春雨霖铃吕太后大姊穿心蛮醉浑脱舞春风玩中秋柘枝突厥三台舞大姊罗步底映山鸡迎春风迎仙客胡僧破大宝急月记回波乐昊破看江波同心结

大面出北齐兰陵王长恭，性胆勇而貌妇人。自嫌不足以威敌，乃刻木为假面，临阵著之，因为此戏，亦入歌曲。

踏谣娘，北齐有人姓苏，〈鼻包〉鼻，实不仕而自号为郎中。嗜饮酗酒，每醉辄殴其妻，妻衔悲，诉於邻里。时人弄之，丈夫著妇人衣，徐步入场行歌，每一叠旁人齐声和之云。踏谣和来，踏谣娘苦和来，以其且步且歌，故谓之踏谣。以其称冤，故言苦，及其夫至，则作殴斗之状以为笑乐。今则妇人为之，遂不呼郎中，但云阿叔子调弄，又加典库。全失旧旨，或呼为谈容娘又非。

乌夜啼，宋彭城王义康衡阳王义季，帝囚之浔宥之，使未达，衡王家人拓二王所囚院曰：“昨夜乌夜啼，官当有赦。”少顷使至，故有此曲，亦入琴操。安公子，隋大业末，炀帝幸扬州。乐人王令言以年老不去，其子从焉。其子在家弹琵琶，令言惊问此曲何名？其子曰：“内里新翻曲子，名安公子”令言流涕悲怆，谓其子曰：“尔不须卮从，大驾必不回。”子问其故，令言曰：“此曲宫声往而不返，宫为君，吾是以知之。”

春莺啭，高宗晓声律。晨坐闻莺声，命乐工白明达写之，遂有此曲。

记曰夫以廉洁之美，而道之者寡，骄淫之丑，而陷之者众，何哉？志意劣而嗜欲强也，借如涉畏途，不必皆死，而人知惧，溺声色，则必伤夭，而莫之思，不其惑欤。且人之生身，所禀五常耳，至有悦其妻而图其夫，前古多矣，是违仁也。纳异宠而薄糟糠，凡今众矣，是忘义也。重祔任席之虞，轻宗祀之敬，是废礼也。贪耳目之玩，忽祸败之端，是无智也。心有所爱，则冒苟得，不顾宿诺，是弃信也。敦谕履仁蹈义修礼，任智而信以成之。呜呼！国君保之，则比德尧舜，士庶由之，则齐名周孔矣。当为永代表式，宁止一时称举，傥谓修小善而无益。犯小恶而无伤，殉嗜欲近情，忘性命大节，施之於国则国风败，行之於家则家法坏，败与坏不其痛哉！是以楚庄悔惧，斥遣夏氏，宋武纳谏，遽绝慕容，终成霸业，号为良主，岂比高纬以冯小怜灭身。叔宝以张贵妃亡国，汉成以昭仪绝家嗣，燕熙以符氏覆邦家乎！非无元龟，自有人鉴

，遂形简牘，敢告后贤。